

生活拼盘

苕蓝和洋姜

文/高雁萍

天一冷,闲在墙角的腌菜缸就开始偷笑了。

我早早把压菜石洗干净晒上,晒到热乎乎的,对菜有没有好处咱不说,反正这样用起来心里舒服。

那块菜地,除了一小片儿苕蓝、一大片儿洋姜和两畦菠菜,几乎什么都没有了,连草都没有了。

苕蓝是学名,我们这地方管它叫蔓菁,也有人叫芋头,食用部分是那个扁圆扁圆的肉质球茎。削掉外皮后,鲜食做凉拌菜脆嫩爽口,如果腌大缸咸菜,能吃上半年。刚收获的苕蓝削皮后切一块儿直接生吃也好,一口下去,脆得直往外溅甜丝丝的汁水。

过去我们村不种苕蓝,秋天队里分的是白萝卜、青萝卜、红黄萝卜、辣辣换、芥菜疙瘩和贼不偷。咸菜缸里的大块儿苕蓝是稀罕货,得上市场去买。我最爱吃姥姥腌的酱蔓菁,酱红酱红的,看着就有食欲。有时候为了多吃

几口蔓菁丝儿,我就得多喝一碗煮有山药蛋的小米稀粥。该睡觉了,肚子饱饱的往被窝里一躺,电灯还没拉灭,姥姥就开始给我们讲七寸人人盖新房的故事了。

小时候,姥姥家的窗台上,总有几个皱皱巴巴的咸菜疙瘩,大人们称其为避瘟菜。过去买酱油醋算是一笔大开销,所以普通人家是很少舍得做避瘟菜的。做这个菜还得有耐性。比如把削好的苕蓝中间掏个适当的坑儿,坑儿里要放花椒大料,要放酱油和一小勺盐,然后挨个放到雨淋不着的窗台上,剩下的,就交给太阳和时间了。

得几个月吧,当调料的香味和酱油的色泽完全融入已经绉成一个硬疙瘩的苕蓝中,避瘟菜那特有的开放式发酵味道,就会在空气潮湿的时候缓缓释放出来。

避瘟菜属于细菜,姥姥说这个菜吃着不伤胃,好消化。我妈生我弟弟那年,姥姥就给泡了一大瓶子避瘟菜,吃的时候捞一小碟,滴几滴香油,那可说是我妈月子里的特供,我们只能尝一条两条,慰藉一下肚里的馋虫。

料理避瘟菜需要技巧,尤其清洗后切的时候,那种干而韧,绝对不能用死力和蛮力对付。条形的薄厚也很讲究,太厚太粗,不利于泡发,太细太薄,吃起来又缺乏那种艮揪劲儿。至于酱油醋的比例,点糖的多少,新手往往很难拿捏得准。

水腌蔓菁是最大众的做法。十斤菜,一斤盐,清水满缸,大石头压顶,慢慢发酵。腌好的蔓菁白灵灵、脆生生,可以调拌成多种口味,人吃人爱。切成细丝的苕蓝,加入葱丝、香菜段儿,再用生抽、香醋、凉拌汁拌一下,绝对是一款无敌下饭菜。

这几年,我把大部分苕蓝杀过水分后直接晒干保存,这样随吃随泡,既方便,又比过去的老腌咸菜健康得多。

洋姜呢,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鬼子姜、大地铃儿。洋姜也有学名,叫菊芋,开花黄色,犹如菊花。这东西省心,种一年,年年挖,冬天在地下也冻不坏,开春儿想吃直接挖,没挖的继续窜片儿长,生生不息。

水腌洋姜最好吃,细嫩,酸脆,有时都不用切,直接从缸里捞一块儿,左手热焙子,右手咸菜疙瘩,再就上几杯热乎乎的砖茶水,这样的早点下肚,简直太让人身心愉悦了。

洋姜也可以做成糖醋口味,始终像个小零食一样,陪伴着桌上的大鱼大肉。

再说说苕蓝,同一块地里,秧苗时期浇一样的水,上一样的粪,可长着长着,就拉开了距离。有的六七斤,有的三两斤,一个慢性子,不着不急的长,只比拳头大一点儿。用来腌咸菜太小,也太嫩,估计一削皮更是所剩无几。我忽然突发奇想,只把它从地里拔出来,切掉根部,放在一个有水的玻璃碗中养起来。起初没有什么变化,慢慢地,那些脱掉叶子的节口上就长出了新叶子。一片,两片,三片,片片有质感。

网上说,苕蓝的叶子不仅可以吃,其维生素C的含量竟然比苕蓝球茎还要高,所以我决定要好好养着眼前这个小苕蓝,让它多长叶子,多给我补充营养。



往事情怀

乡间蝼蛄入画来

文/程广海

蝼蛄,这个与蚂蚱、萤火虫比起来一点也不好玩的乡间生灵,给我留下既怕又爱的印象。

蝼蛄可入药,老家的人们在它秋后成虫最肥的时候,逮去药材站换钱。第一次捡蝼蛄,还是七八岁的时候。秋耕来临,有经验的人跟在生产队牛把式后面,犁铧翻起的泥土上,不时冒出肥胖的蝼蛄,跟在后面的人们看见后争抢着捡拾。我抢不过人家,只好落在后面捡漏。好不容易遇到一个,看见它丑陋的样子,不敢下手。在母亲的鼓励下,我斗胆捡起一个,拿在手上,感觉它热乎乎肉鼓鼓的在我手心里乱动,一种来自心底深深的恐惧,赶紧把它扔掉了。

蝼蛄俗名也叫拉拉蛄、土狗、地拉蛄。我们老家的蝼蛄每年四五月份开始出窝活动,咬食庄稼的叶片和根系。但也就是这个季节,最容易逮到它。因为长期蛰伏地下,它第一次出窝,会在窝的地层表面留下大量隆起的颗粒状虚土,逮蝼蛄的人,只需拿铲子把虚土拨开,一铲子下去,就能把蝼蛄挖出来,没有多大气力的它只好乖乖就擒。

夏秋季节的夜晚,乡间的田野上树林中,最美的鸣唱,除了青蛙、蝉鸣有些鼓噪外,就是蚰蚰和蝼蛄的叫声了。蚰蚰是一阵阵、此起彼伏的“唧唧”“唧唧唧”的独奏或合唱,悦耳动听。而蝼蛄的叫声很特别,或许是通过双翅的摩擦震动来发声的缘故,则是“咕咕咕”发闷而又单调的声音。它鸣叫的节奏,在夜晚听起来有一种长长的颤音,那种悠长的尾音,如月光泻在田野,缓慢轻柔。你站在那里屏气听着,清幽中泛着淡淡圆润的丝滑。发出这种声音的都是雄性蝼蛄,这是它在向雌性求爱的信号。这小心翼翼地鸣叫,起初的几声虽然有些响亮猛烈,但后来也不乏婉转优美,以期来获得它爱情的甜美。

由于蝼蛄特有的趋光性,夜晚在路边或者地头打开一盏电光灯,一会儿就能吸引很多蝼蛄,它看到灯光后一动不动,憨憨地任凭人们捉去,这样的场景,真是有些可爱。

田野中的花花草草和一些小昆虫们,以活泼生动的姿态和精巧可爱的形体,为历代画家们所着迷喜爱,也成为他们创作中的题材。蝼蛄最早入画的,应该是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宋崔慙画杞实鹤鹑图册》,是北宋画家崔慙创作的一幅有关蝼蛄的古画。画中蝼蛄笔墨厚实,形态逼真,犹如跳到画中的一只活生生蝼蛄再现。近现代画家中,白石老人对蝼蛄也是喜爱有加,著名的《红蓼蝼蛄》《蝼蛄与藕》中,把这不起眼的蝼蛄再现于高雅的笔墨之上,画中的蝼蛄通体灵透,且意趣横生。不仅看得出白石老人对生活的观察之细致,对蝼蛄的喜爱更是跃然纸上。

蝼蛄,这个乡间不起眼的小虫,能入白石老人的画中,真乃幸运也!